尤菴集 五十六

遺事 一
語錄
附錄
傳

尤菴先生文集卷一百五十五

遺事 語録 附録

同春宋公遺事 三十六條

公接人溫和故人甚愛之而亦有沒顏面時矣

雖游戲翰墨必書聖賢格言

有僧靈運請寫佛經題目余曰朱子不爲寺觀題額令寫此冊如何公曰曾已許之故渠忘勞遠來今不可食言矣及僧辭退公曰後勿復以此來謁從此永謝矣是壬申歲也公之受言之勇如此

有李愛日者粗知執鍼而性妄公幼時有指眚愛日來治之仍與戲游甚昵後五六年復至則公已冠而

有成人之責矣略問安否而不接他語愛曰大怒而斥曰措大今則爲大人也公愕而不答則又曰措大爲宰相也又曰爲政丞也又推而犯之於不敢言之地在座者皆駭散公不能堪愛曰不辭而去公嘗曰敢言其日事者無異於愛曰矣後十餘年愛曰來謝公待之如初略不記前事

余八九歲時育於公考榮川府君每與公同袍余所著弊而蝨則公請以其所著與之其先妣金夫人輒許之

舊婢佳杘來自正獻公家而役於吾家者也公旣生榮川府君就吾家曰佳杘之母於我生時有罔極恩

又欲得佳杘以養吾兒吾諸父相議津逆佳杘入公宅養公極其誠心公亦愛敬之當春郡守府君上葡萄於架其護冬柴草頗多公請全給佳杘許之公使奴先男負以致之先男有厭色不肯即致公請於府君而將撻之佳杘來請赦之公又請曰彼嫗有不安心而來懇請勿撻也府君亦許之

金氏姑（護軍金好德配）嘗語余曰汝聞榮川姨兄降生時事乎請聞焉姑曰從母娩此兒時纔露肩從母遽氣絶家人將發喪李正獻宅婢某（佳杘母）甚有膽量倡言曰主則已矣奈此兒氏何且見俯仰必是男也遂揮諸婢退去只擇四婢體一人後自以兩手

夾持兩肩微微搖引旣及腰下則自然順利纔旣
下草從母漸甦竟以兩全焉故從母家待其婢絶
異於他姨兄常以母呼之其女佳屎分隷吾家及
浚吉生姨兄委來指佳屎曰此婢之母於我恩人
欲令此婢復養吾兒如何吾家遂許之故卒入姨
兄家爲阿母保養浚吉出於至誠與其夫與女訣
不顧見專心一意始終無替浚吉長成後始死云
金姑通書史識義理數諸子解蒙女子亦教以文
字故其長女亦解書矣

余與公雖甚愛好而論議是非則或有逈然不同者
其最者沃川全郭祠宇毁撤事也各執所見終不相

下余性褊急至發於聲氣公亦不寬假余先悔謝其無禮而於其是非則終有所不相入者矣其後公於上前卒用余言與閔大受合辭請毀而蒙　允公之處事周詳捨己從人如此

此事煞有顚末　反正初文元先生上疏請毀鄭介清郭詩祠宇蒙　允而因兵亂未果施行徐公必遠爲監司遣裨將毁去之其裨將歷見公公止之曰雖已有　成命因循不行已三十餘年矣其間屢經亂離其文書存否亦不可知必須具由更請然後施行爲穩矣裨將遂不徃沃川還報於監司監司遂止余以爲旣有文元先生疏本則此實

一公案何必更請以是往復輾轉相激各露聲氣
是余粗厲之致至今思之不覺愧汗也○鑴積時
復建其祠宇二凶伏誅後閔相復　啓請而毁之
孝宗朝尹鑴爲官則輒還納告身而不受余謂其高
節如此終不可屈矣公曰第觀之終非寂寞守靜之
人也至今十七年而果驗昔王仲祖謝仁祖劉眞長
同省殷浩見其有確然之志王謝曰深源不起當如
蒼生何劉曰卿輩眞憂深源不起耶其後浩果起而
大狼狽公之識度眞不媿於古人矣
戊戌同入　榻前公曰　宗廟所用祝差謬又宗器
不如法請令某勘定余進曰臣固非其人縱使實有

此才具竊恐此非今日急務昔諸葛治蜀不置史官朱子論廟制不如古而曰請興復之後還返舊都而一新之以正千載之謬 上竟不允公言公出而見責曰不料論議之相異如此也吾意以爲國之大事在戎與祀今祀典之滅裂如此欲望 祖宗垂佑錫羨於無窮得乎余曰自 上旣曰大討已定則自此之後當權置百爲一意於此而不可使精神分歧然後可庶幾焉公曰此當並行而不可偏廢者也余曰上殿未嘗苟同下殿未嘗失色此古人之善事吾輩共當勉之也聞宗廟祝辭以用於太祖者移用於列聖故所稱功德絕不相應云矣

己丑年間在都下嘗謂余曰閔仲集福人也其第三

子亦甚佳時持叔甚少也
余外妹金氏爲李都事榮先妻生二子聖錫範錫一日有人來傳曰金氏喪子矣余驚曰誰歟公曰必是長者也後審之果然矣
公晩年頗好飮酒每微醺則揚言舒氣和樂歡洽族人云同春有老年豪氣以余見之則似慕康節之爲人矣
公於東方先賢最尊退溪李先生嘗曰鄭愚伏諸公聞仁弘誣詆退溪以喪童之說以爲若不明辨終爲闇昧之事遂於退溪年譜中追錄妾子某生於某年之下故其板本顯有追錄痕迹吾與曹正郎希仁同

聞此語於愚伏而同見其板本矣及　仁祖乙亥嶺人上疏以爲於李滉元無此說而橫被　筵臣之揑造曹以爲眞有此說云則嶺人極力攻曹使之不容而後已此實原於愚伏諸公辨明先賢之誣而曹不過因其親聞於愚伏者而陳其顚末而已且嶺人有同聞其說於愚伏者今乃皆諱之而攻曹其用意之不佳如此云

此事極有本末當　仁祖乙亥夏館學章甫上疏請以文成公李先生文簡公成先生從祀文廟生員蔡振後亦率異議者若干人並入疏本詆誣二先生　上入其說峻拒館學之請諸大臣以下或

劉或疏力陳其未安之意 上一日對 筵臣曰
延平府院君李貴生時嘗言李珥有喪童之謗云
云果有此事則豈合於從祀乎完城君崔鳴吉進
曰李貴之言乃指李滉非李珥也貴亦非以滉實
有此事其嘗被誣如此云爾此貴平日常說於儕
輩間者也且貴老耗之後言語顚錯呼小臣爲崔
敬吉呼金自點爲金自兼呼李敏求爲李聖求此
朝臣之所共知者當時以李滉爲李珥無足怪者
且李貴師事李珥沒齒尊敬其見於丁亥疏者可
見矣設使李珥眞有此事貴必不於將死之年變
其平生之心自斥其師之過失也 上首肯之於

是嶺人之以事至京者相率而上疏以爲李貴實指李珥而崔鳴吉乃敢移之於李滉彼時仁弘雖詆李滉而實無此說云崔乃上疏辭職略曰人謂曾參受竊飯之誚則臣必曰此非曾某乃顔某也人若曰顔回有殺人之謗則臣必曰此非顔某乃曾某也此豈以顔曾實有竊飯殺人之累也公當時每歎嶺人之不韙而曰愚伏若在此事必不至如此之紛紜也

當柳世哲等上疏時公曰此事尹鑴實爲之根本也然若非壽弘之相煽則鑴亦不能如此之郎當也因言嘗以 國朝故事 大妃爲 大行三年之說言

於鄭領相領相以爲疑曰此說聞於何人答曰聞於金壽弘矣領相微哂曰然則不可信也云其見侮於人如此而不自知可哀也已余曰其見侮於人如此故其發奮也如此公笑曰此亦然矣

己丑權公堣爲臺諫論尹善道以不赴 國喪公曰善道一淫悖之人論之何惜但以不赴 國喪爲罪則古人不以必赴爲義在朝者哭於朝在野者哭於野而已今何至論罪乎余亦力言其非是權公遂停啓當 國喪初金公弘郁爲臺諫論宋公國澤以緩赴而罷職公嘗歎時人於古人德行未必及於萬一而獨於 君喪務勝於古人是不可曉云

公嘗與余食松蕈曰聖人制禮使喪人不得飲酒食肉爲其味厚也如松蕈雖曰素饌而味極美喪人食之恐未安也

甲戌草廬見怒於錦山守金聲發不得安其所公心不能平而累形於言錦守之胤巽賢舊與公相好及是怨公不淺然不忍全斥曰是小人而仁者也公聞而笑曰焉有小人而仁者也余曰魚叔權稗官記曰圭庵之遺稿人謂之愚君子令兄爲仁小人其對精矣其後公待金如初爲吏曹時以冲庵後裔擬金於政廨及金亡後顧恤其家特厚余中表妹二人爲金之子婦與姪妻爲言金內感德之意云

公嘗言曾問四端七情理發氣發之說於愚伏則愚伏以栗谷說爲是然嶺人聞之必以吾言爲不信以吾言爲信則必並與愚伏而攻之矣退溪詳審溫恭在先賢爲最而一變而嶺人之風聲氣習如此殊不可知也

孝宗大王乙未儀禮經傳通解始以 聖教刊行其前公於此書極其眷眷庚寅金公慶餘由善爲忠淸監司公亟請於由善收聚營吏之善寫者寫出一通由善快許之公喜曰朱子嘉惠後學之意可以行於今矣及其旣成日夕看閱焉

公嘗曰西南之論各主一邊未知其孰是然如文元

老先生浦渚趙爺俱是厚德公心之君子而每主西人之論後學須當尊信而以爲定論矣

當尹鑴還納告身也余與草廬稱之以爲可並於伯夷公笑曰君子一言以爲智一言以爲不智不料諸公語無斟酌如是希仲此一節高則高矣然未知其果至於聖乎且伯夷不食周粟外德行何如而以仁見稱於孔子耶余曰非謂全體特以一節言之公曰雖以一節言之須至餓死然後言之未晩也仍言其爲尹以欽服喪之事

宗得彌嘗以其曾祖同知公命致言於公曰懷德寧將至吾家須來會叙話云公責之曰長者之言果如

是耶長者必曰城主而汝乃曰懷德宰何如是不遜耶

學史略時榮川府君問曰人不敢欺不忍欺不能欺是何故有此三者之異耶公對曰有嚴威則人不敢欺是畏之也有仁心則人不忍欺是心服也有智術則人不能欺是服其明也府君曰然則孰優對曰不忍者上也不能者次也不敢者下也府君大奇之余先君子每訪榮川府君而歸語不肖曰每見某必見其長進矣是十歲時也

公嘗曰人間萬事莫如有好子孫也

己卯歲謂曰尹鎮以黃口小兒乃敢褒貶先賢瑕謫

退栗之論至於牛溪則直斥其字又已有著書垂後之意無論其說之如何而其氣象淺促矣其能久遠乎鎖後改名鑴者也

孝廟癸巳吾宗爲柳祖妣乞　恩也只據墓表數行文字其寂寥甚矣余姑母金護軍宅爲誦余祖考都事公所記柳妣事頗詳余請以文字記之則金姑謂余平生未嘗以文字示人矣遂以諺書錄出余自報　恩急走人以報門宗則公拆見之未及終篇泣涕如雨宋殿中士臣適在座親見而爲余言吾儕非人也爲久遠先世事情發於中如此非他人之所及也

吾宗有判校正郎二派判校子孫其祭禮依　國法

只祭三代正郎子孫依家禮祭四代一宗祭禮各異
有所不安矣公議于諸宗請依正郎派祭止四代諸
宗皆信而從之自此祭禮皆從文公之制不但典禮
敦厚無憾公之見信於宗人亦可見矣
公每自言吾心力甚弱於讀書時不能極意窮索然
此自謙之辭也其窮索到處則十分精明擷撲不破
矣
大抵公用力旣久暮年德成則精粹之氣達於面貌
動靜語默端莊閑整無有圭角而不踰規繩色容淸
和辭氣條暢存心處事懇惻精當
當　崇禎乙亥丙子間公病甚常以醫藥爲事醫者

爭請解去脚緊使氣血流通公不肯曰如此則散漫不攝還若病加者然公之收束撿制之功於此小者亦可見也

公善於解棼尤長於酒塲

士徵欲以昌字名其第三子問於公曰得無有不安者耶盖以公先諱有昌字故也公曰少無未安之意耳士徵遂以名之

公嘗讀易五贊至泰愕匪人姤喜來復擊節咏歎不能自已豈所謂犁然會心者耶

壬申春謂余曰去夜夢見吳相允謙似是亂夢其日午因有人來問故事取閱先淸坐公時故紙忽得吳

相書此雖小事而亦奇矣朱先生嘗曰平生每夢見
故舊親戚次日若不接其書信及見之則必有人說
及惟此等是正夢其他皆非正云云
公每言愚伏說家禮冠梳之梳明是旒字之誤愚亦
每以爲然矣後見語類則亦作梳然愚伏必不爲無
證之說恨不於當時復因公而質於愚伏也
公篤信愚伏而至於格物之說則不以爲然矣嘗言
一日從容問於愚伏曰下教所謂格物物格正如請
客而客來云者果可爲定論耶愚伏曰吾則以爲不
可易之說也云云觀其意牢不可破矣公因曰格物
物格之說朱子旣已極力解釋而其後論議若是紛

紜將何所適從最是退溪之說與栗谷逈然不同取捨最難矣公意則誰從余曰不問退溪與栗谷而同於朱子者從之不同於朱子者不從而已公曰孰爲同而孰爲不同乎余曰格物二字未見有不同者而惟於物格二字論議多歧矣然朱子於章句旣曰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云則是主物而言也無疑矣至於或問則又曰事物之理各有以詣其極而無餘云則其意視章句益明且詳矣退溪庚午以前論物格則皆是知至而非物格也庚午歲與奇高峯書大悟前見之非而始主物而言則卽同於朱子說矣然雖同於朱子而其主意實有不同者朱子旣曰表裏

精粗無不到云則是兼體用而言者也退溪之說則捨體而只言用此其不同之大者也且朱子之所謂無不到所謂詣其極者盖謂物之理已盡而更無可格之意也今退溪之說則其曰發見其曰顯行其曰非死物云者皆以爲理是活物故自能運用由此至彼也此又與朱子之意不同者也栗谷之言則與朱子沕合而亦有發明朱子之餘蘊者通透明白雖粗解文理者無不領會矣公曰然矣

語録

沙溪先生語録

問大學經一章一則曰致知在格物此則格致只是

一事一則曰物格而後知至此則又是兩件事願聞其所以異曰格物時知自然至非是格物而又致知故曰致知在格物至於收功時則必須物之理盡然後其知乃至不得無先後之序故曰物格而後知至先看在字後看而後字則其意曉然矣

問物格之說退溪之釋雖多而終未釋然曰然鄭景任經學精明而於此見亦不透乃曰格物如請客物格猶客來如此則物之理本在彼待人格之然後來到吾心也豈不謬哉惟栗谷之說通透灑落蓋曰物格者物理盡明而無有餘蘊是物理至於極處也是主物而言也知至者物之理盡明而無餘然後吾之

知亦隨而至於極處矣是主知而言也此乃一本於朱子說也曰何以言本於朱子說也曰章句於補亡章曰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也此以物而言也又曰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以知而言也或問曰理之在物者旣詣其極而無餘則知之在我者亦隨所詣而無不盡矣

濂溪灑落由於見識洞澈胸中無一點物欲故自然如此此非積累何以與此故朱門人有云使胸中灑落朱子非之曰此非強使之者也

濂溪買賣細事亦記於全書當時人質實可知

若無朱子則堯舜周孔之道晦矣雖二程其所釋經

傳多有可疑處又有難從處栗谷常曰余幸生朱子後學問庶幾不差矣
朱子綱目有一處可疑漢明帝致佛法於中國以亂聖道此何等大事而不爲特書只於目中略略言之吾則每以爲此闕文也
綱目是朱子大事業實秦漢以後之春秋也然綱則是朱子所自修者雖游夏不能與也目則使門人節録者故多有未善處
綱目特誅揚雄荀彧宋齊丘等而特崇奬節義之臣蓋所謂春秋因亂而作者其所感者深矣周室東遷而孔子生宋氏南渡而朱子生春秋綱目皆是一治

也
朱子論衛輒事義理極精微學不至聖處則不能及此盖說到至變處以示可與權之義而又折轉到至正處以垂權經大訓於天下後世此非命世亞聖之才而何又曰趙汝愚所處寧宗事略如衛輒賢而衛人不聽其逃之義（論衛輒事見大全答范伯崇書）
無極而太極當以爲世人不甚曉解而惟栗谷之釋最爲分明栗谷常曰雖無其極而實有太然之極云爾
退溪理氣之論終有未透處若聞栗谷之言則必相契合矣

嘗聞栗谷先生之言曰情是不知不覺自發出來不教由自家惟平日涵養之功至則其發出者自無邪枉矣意則是情之發出後因緣計較者志則是指一處一直趨向者意陰而志陽也然則性情統於心而志意又統於情者也

栗谷曰點掇本註猶言拈掇沾綴拈掇以手指取物而排置之意也沾綴以水滴瀝於地而面之意也如明道言雄雉詩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其下即曰思之切也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其下即曰歸于正也此以己意間間下語於本文之中之意也

栗谷曰許魯齋之仕元人多訾之然此乃失身非失節也盖魯齋雖不當仕元本爲生長於北方非如宋室遺民之類故耳
余嘗與金清風權同在栗谷門下淸風爲請其祖金大成碑文栗谷不答淸風憮然而退私於余曰欲請不許之由於先生而嚴不敢焉君須待間請問也余如其說則答曰其處死之義甚未安故不許矣余以是言於淸風後竟不敢復請云
嘗問於栗谷曰先生於事爲無所不通將帥之任亦可當否栗谷曰若自任將兵之事則吾亦未敢自信亦可爲將帥之師矣

嘗問於栗谷曰先生擔當國事如到極難處則將如何栗谷曰繼之以死而已學問亦然成不成姑置不論當鞠躬盡瘁斃而後已可也

嘗問於栗谷曰先生在楓岳時未嘗變形乎栗谷笑曰既已入山雖不變形何益於其心之陷溺乎此事不須問也

栗谷入山時自號義菴盖亦志乎集義生浩然氣也

余嘗從容謂宋龜峯丈席不必干與時事以取禍害龜峯不能用栗谷秉銓時龜峯列書若干人以薦栗谷粘之窓間余往見而大驚請去之栗谷曰此何妨泛論人才是伊川之所不辭也

栗谷與人言不問親疎必豁然無所礙阻傾倒無餘而止可見其德量之宏大而其見陷於小人者亦以此也

韓文公所謂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閫奧而不見畛域明白純粹光輝日新者此實善形容有道者氣象考之今古則惟栗谷可以當此矣

吾於栗谷心悅誠服常以爲不可尚已而於牛溪不能無差殊觀故牛溪門下人頗不能平也其後往來熟習見其氣貌聽其議論然後知栗谷之以爲道義交有以也

栗谷答人疑問略不思量應聲輒對而皆中理致矣

栗谷之喪余方守先考制依黃勉齋服晦菴之制具巾帶往隨栗谷之喪時時輩在政席以此爲不謹執喪防塞王子師傅望有一人曰昔曾子當喪而往吊子張曰我吊也歟哉於朋友尚且如此況於師乎是非塞之也乃逼之也然塞者力故終不擬焉

退溪云七情氣發而理乘之四端理發而氣隨之退溪之病專在於理發二字矣盖理是無情意造作之物寧有先氣而動之理乎大槩原其本初而言則有理而後有氣然理在氣中元不相離故其流行之時氣常用事而理則隨之而流行矣故朱子釋中庸天命之性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

亦賦焉又釋太極圖妙合而凝曰太極二五本混融而無間此言理在氣中也其曰凝者氣聚而成形也者正庸註氣以成形也然則理之乘氣而氣不隨理者豈不較然乎理氣二字知之難而言之尤難徒知理在氣中而不知理自理氣自氣則有理氣一物之病徒知理之自爲一物而不知與氣元不相離則有懸空獨立之誤須知一而二二而一然後可無弊也此說晨起言之

栗谷於理氣說通透灑落橫說竪說根節分明雖如我之鈍根者無不曉然矣

語類曰七情氣之發四端理之發退溪之一生所主

在此故有理發氣隨之說栗谷以爲四端固亦隨氣而發然不爲氣所揜而直遂者故謂之理之發七情固亦理乘之然或不免爲氣所揜故謂之氣之發似當活看也然七情中亦有主理而言者舜之喜文王之怒非理而何四端中亦有主氣而言者朱子所謂四端之不中節者是也

先生嘗於夜裏呼之曰爾知心性情意等字乎對曰只於註說朦朧看過豈得分明識破乎曰心如器性如器中之水情如水之瀉出者貯此水而有時瀉出者器也函此性而發此情者心也此心性情之別也此情旣發之後經營謀畫者意也指向一事而欲之

者志也思與志相近但志則大而思則小也念慮則思之屬而慮有虞度之意矣又曰情是不知不覺闖然發出不由自家者也以此發出者經營謀晝者意也至此然後始由自家故大學不曰誠情而曰誠意也

博文約禮二者於聖門之學如車兩輪如鳥兩翼栗谷每誦此言以教之然余所見栗谷於博文之功最多而於約禮猶有所未至也

退溪集中自言樂處甚多昔明道詩言傍人不識余心樂朱子猶以爲少時作康節多言樂處而其一曰眞樂攻心不奈何朱子笑之以爲非眞樂今退溪只

以退居靜處隨意看書是非不到爲樂此誠樂矣然於孔顔之樂則恐未能與也孔顔之樂周子朱子皆引而不發此豈易言者哉

余之一生所受用者司馬公平生所爲無不可對人言者也溫公若無愼獨之功何以與此此一句先生所雅言也大學誠意章中庸首章旨訣昭如日星而先生所操尤爲親切推其極則自然仰不愧俯不怍浩然有不可形容之妙學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其後文敬公自號愼獨眞所謂繼志述事之孝也

先生云嘗受近思録於龜峰龜峰極其英邁看書無碍謂人如己故一番讀過而專不解說余初蓋茫然

如未學也退而靜坐看來看去十分辛苦讀而思思而讀晝夜不已然後漸漸通曉千思百慮終未透然後請問焉讀書勤勞未見如我者也今爾看得容易看得容易者知未必精知未精則守之不固此不可不知也

少時於防制色欲煞用工夫雖久留關西終不萌於心也

李君惟泰年多未娶先生書伊川責周行己之語以示之

每侍宿於傍先生夜必着冠而坐微微吟咏或呼與之語一日宿於書堂早起來謁則先生曰吾今夜誦

過心經大文無一字記不起矣
先生晩年只修疑禮問解家禮集覽暇時則看庸學矣常曰修身齊家莫切於家禮小學治心進學莫要於心經近思録又心經約而近思大也
嘗進講論語不可以作巫醫註雖小道尤不可以無恒余進曰此尤字明是冘字以字相似而訛誤也冘古猶字也　上意不以爲然矣
朱子喜讀韓文而如吾性本魯鈍又於經書日不暇給故未嘗覩諸子書以致著述鹵莽此非儒者所病而亦不可謂沛然無難阻也爾須兼看韓文乃退而受韓文、若干篇於愼齋

金河西經學精透而大節偉然

嘗曰君以鄭松江爲何如人對曰小子父兄常言其清直狹隘之人先生曰是矣此公自恃清白無瑕眼下無人終爲一世所仇嫉程子曰識高則量大此公亦是識不高之致也

嘗講家禮親迎條附註圖布几筵處因言昔松江一日挾家禮來指示此註曰吾反覆窮考終未曉解願賜詳說余一一說破則公喜甚曰今得破欝幸甚幸甚未幾自經筵直來見余笑謂曰今日遭逢一奇事矣進講訖後自　上出家禮下問曰此處予屢次尋繹而終始阻塞諸筵臣試爲我講說雖翰注苟有知

者勿辭乃昨者所問於君者也諸人皆以不敢知爲對吾一一句絕而釋其義自　上教曰大段灑然矣再三稱歎仍曰予於書未有若此註之艱阻者也謂筵臣曰某官高多事之人而猶且留意於書而諸人何故不能然耶諸人皆慙謝吾幾欲言臣亦不知昨者學於金某而知之云矣到口而終不敢達矣既退追送賞賜此實君之功也可分受也小子竊謂宣廟萬機之餘猶且留心於此等文字而又不知則不措又不耻下問如此大禹之克勤小物周公之坐而待朝何以加此余於　崇禎丙子因使臣行録問家禮疑義於禮部使臣回言問於禮部則其主事笑

答曰僞等所主者　皇朝禮而已家禮非所知也夫家禮乃化民成俗之書也禮部曾不經意至於窘急乃以譏說而禦人其不誠甚矣抑可以知　皇朝事實而亦知　中朝不尚朱道之一端也

先生曰栗谷於精微肯綮處必明白說破雖文理未通者皆能曉解龜峰則不肯剖析其意盖謂吾雖言而人未必知也其氣像不侔矣然龜峰盖亦不欲人躐等也退溪之答人問疑禮如承重孫妻有姑則不爲從服之類非朱子本意景任專於禮學而於啓運宮初喪偶然妄發大爲崔鳴吉所窘惜也

追崇之議方盛時先生曰此議唯李貴朴知誠所見

適然而固執不同其餘似皆出於承順　上意也如
程子以悼園爲非者只以不當稱考而稱之也今議
者乃曰稱考時程子不以爲非而至稱皇考然後始
以爲非云夫皇字是顯字大字之意是虛字也程子
之意斷不在此也
反正初正是有爲之會而反正諸人志於富貴又值
适變胡變人心大壞　上亦知國勢之傾危置之於
無可奈何之地因循以度朝夕天下之理不進則必
退可勝歎哉
余與金瞻金睟以世分之厚雖色目旣分之後猶相
往來嘗問於瞻曰人言宋應漑攻栗谷之啓出於公

手云然否答云不然吾豈爲是乎渠家亦有能文者何借於余蓋指宋應洞也因謂時烈曰汝家與彼家族屬相親且與隔墻而能不爲流入難矣李玉汝之妻嘗失性痛哭於家吾之儕輩每謂飢餓所致然而玉汝之氣終不少挫豈觀感於石潭之緖餘耶

先生甚惡黃俊良之附託李芑至欲削去朱子節要跋文矣嘗問先生痛斥黃俊良如此則高霽峰亦附李樑而栗谷却取之至以爲儐相時從事官何所見之異同也曰霽峰少時其父孟英爲樑門客故霽峰亦不得脫免與俊良事似有間也

嘗曰汝叔父評事曾未見也嘗見張維問曰君所取中誰爲第一流曰以小生所見則宋邦祚是爾戊申年及第而來見見其儀形接其談論益信張說之不虛也先生議論忠厚和平絶不爲刻核之言而至於是非邪正則極其嚴截鄭畸翁弘溟印選松江稿其跋文有曰孽臣秉柄先生亟取筆註其傍曰孽臣即李山海也

嘗曰癸未以前東西皆是士流相爭故栗谷每爲保合之論癸未以後則邪正分爲二黨矣嘗見金宇顒問癸未事果如何金曰小人也然其意若欲只以小人之名歸之於李景慄李徵數人而欲白脫其一隊

之人甚可笑也
先生年八十四而易簀于辛未八月三日其春出至大門外綠槐下微吟古書徘徊數次曰余自量筋力則行步猶可日三十里矣門人李恒吉曰是年步臨渠家云其家去本宅五里强矣
辛未出吊族人于石西而歸余出迎于林外馬坐嶷然如少年矣

慎獨齋先生語錄

先生常衣上服著笠一日以常服毛冠步出于川上余追至則曰老親無饌欲令兒子求魚矣時季子益煉持小網及釣竿在傍矣

先生與庶弟同侍老先生庶弟答尹叅奉材書稱尊兄先生止之曰世俗不如是亟改之庶弟未即從先生以溫言反覆諭之改而後乃已老先生但微哂而已

先生定省老先生雖已寢亦拜老先生曰父兄卧則不拜也先生終不變

辛卯進見先生曰平生以君爲不甚虛踈己丑以後知君有客氣㤗之則尤甚此後有　召命只可謝恩而已吾則老矣謝　恩亦不可爲矣如此時節以君輩之才寧有可爲之事

人家以咀呪滅亡者比比有之君與明甫爲邪不勝

正之論此甚酸論也

有忠孝之實則豈徒有學文之名而無其實者之比哉論李正宋太僕享事而云耳

嘗禀還葬後虞祭答曰朱子只是設奠而已丘氏變朱子說而爲一虞今君合而一之君之講禮如是不仔細可歎

嘗稱尹希仲之爲人先生曰與明甫何如對曰其才則勝之曰今日後生中明甫豈易及哉

今世非惟學問之人不及　宣廟如醫卜書畫等技亦不能及可見人才之與世俱下也

李承旨德洙文謫居連山其婦弟趙湅以臨陂宰載酒

肴來訪李丈請先生來臨先生將赴之會李生惟謙來謁先生卽使人謝李丈曰固將赴矣有客遠來不可捨去遂與李生講小學

石室先生語録

先生曰彼時　上意極其誠懇公終不起殊不能知對曰出處之義非所敢知只是無狀微臣不敢當異眷耳先生曰進退無一定之義各求所安可也

先生曰嶺外有朴叅判彭年後裔來問余漢江上有古墓其表曰朴氏成氏柳氏李氏之墓諺傳曾山朝六臣之墓其表亦磨滅壓辨今欲更修其墓改石記實云云此事如何余對曰此等事如不能十分徵信則

只當用傳疑之義只修其墓而石則仍舊再刻似爲穩便矣先生曰此言甚是余亦以此說與矣大槩雖是他人之墓見毁而改修何妨

先生曰所託銘文久欲奉副而病餘精力日耗不得下手倘得蘇惺不敢孤負曰此事政欲趂此粗安疾急成就伏望先生終賜財幸先生曰吾非木石何敢不動但自 上新有莽卓之 教吾雖冒作公豈不以爲辱乎曰小生之意如是信不及則初豈敢冒請昔僞學黨作朱子辭人家文字者甚多然其中或有不辭而作者何嘗有一定之義乎曰朱子時與今所遭不同人臣受叛逆之名有何面目可立於天地之

間而復執筆伸紙作文字與人豈非無忌憚之甚者耶仍擧譏察事曰自古人君於見忤之臣使察往來賓客則誠有之未有如今日之直以逆名勒定而察其動靜者也曰雷霆無竟日之威三月天道小變之節事過之後 上心亦且洞釋願竢數月而終幸之如何先生點頭曰如此則稍便敢不相副

先生曰吾嘗爲廣州牧時漢陰李相公在龍津一日往見之眞坦蕩人也語及松江事極稱其善且曰早晩若得幾會則當自擔當以雪其寃及光海初遇着此事則乃曰請與李潑李洁白惟讓等一體伸寃云其處心之不正乃如此

先生曰嘗見完平相公云曾往嶺南將與諸人會話于退溪書院路傍有林亭數人在其下一人以趙月川語來要曰雖極未安請蹔駐馬答謂吾將與諸人會于書院諸尊何不同會于彼月川又送言吾輩不可入于退溪書院者也遂上林亭則略叙寒暄外月川卽曰大監以秦檜爲何如人也余卽笑答曰秦檜豈是可問而後知者月川曰人以秦檜爲大奸者以其主和誤國也今日柳某其主和誤國豈下於秦檜耶余曰今日事勢與宋時不同且柳之所見不明而然豈有秦檜之心耶月川殊以爲不然蓋兩家久不與相通書問有人戒柳相曰兩間漸至不好何不先

自通問柳郎裁書兼送海衣月川答曰令公送海衣海衣還解疑云云完平此言亦不以柳相爲無失也先生因舉重峰疏曰柳相與月川爲同門人而月川之評如此況重峰忠直寧有饒假耶

有嶺僧妙旨進詩軸求詩先生手題一絶曰飄然雲衲問何來瓶錫遙從鳥嶺偎惆悵暮年人事絶鶴林泉石夢中廻丙戌暮春七十七老人書于石室山中又注云安東鶴駕山是余故山故云

先生曰國初盡殺王氏非 太祖意也盖出於鄭道傳之謀未幾道傳被誅人謂道傳先受其殃云

先生曰牧隱新豐皆是間氣古今如此文章豈多得

也余曰二人文章孰優曰牧隱精不如新豐新豐大不及牧隱曰象村如何曰象村文理透成出文字則人不敢疵曰澤堂何如象村曰此公真是匠氏手段

先生舉王介甫詩曰志士無時少有成中才隨世就功名并汾諸子何爲者坐使文皇致太平此言儘有理

先生曰吾於凡事一定不改是性偏處

先生曰嘗見海平（尹根壽）海平曰梅聖俞甚不好底人仍出示一冊題曰青雲騢蓋青雲騢是西域所貢之馬聖俞首記此事因以名其書其下極說歐陽公不是處所謂帷薄之謗亦聖俞所爲其交契如此而相

須至此其人可知歐公則於聖俞墓銘極有悼惜之
意其忠厚如此云
先生曰曾未見重峰議論近看其文集眞是君子人
千百年間豈復有如許人乎因言倭使始請假道時
海原因朝講極說不卽 奏聞後必生事豐原謂不
料末終而遽爾奏聞後必有難處者於是一隊人主
尹說一隊人主栁說爭論不决朝講至夕時方罷如
此大義分明處尚以私意相爭世豈有知重峰者哉
當時若用重峰計斬玄平奏京師則賊渡海重峰必
先以妄言誤事受戮矣
先生曰揚雄至朱子方正義誅之如程子不甚斥其

罪而只以爲有小疵者然殊不可曉
先生曰鶴谷心弱不能絶斷私囑以至狼狽可惜曰
鶴谷持身行己與先生大段不同而先生交道終始
如一何也先生曰吾於朋友間相愛之心甚偏故雖
見其不是處而苟不至大段則情未嘗少衰矣且丙
子年鶴谷被論於趙絅也吾以爲鶴谷雖有可論之
事而絅則實出於私恨而非公心故吾斥絅甚至非
爲鶴谷也惡絅之心術也又曰吾於鶴谷未嘗相規
而遽爾疎待則是在我之道欠缺故終始善遇爾
先生曰新豐非神聰然持守處絶人矣嘗問金沙溪
曰人稱先大監爲神聰與持國孰勝沙溪曰吾先人

極該洽然精不如持國云

先生曰人謂新豐爲好佛是則不必然只是好老莊之道者也觀其自號可見

余謂東方歷代惟我朝最文明先生笑曰曾之削也滋甚奈何

先生手抄周程張朱格言微辭作一册早晚披覽一日歷舉而商量之皆昔年所聞於沙溪先生者時時侍坐討論意思甚好

先生曰吾自少從先輩後聞論議者多矣未有若沙溪之正且確者也仍言沙溪甚不快汝益敬叔思叔此亦篤實處余曰沙溪先生嘗以成文濬丈爲欲絕

松江以附時議或謂成是愿人謂之不明則可若謂弄得心術則恐太峻云此說如何曰吾亦的知成之不直處矣成曾遇曹某於路上首問鄭仁弘曰先生平安否次問先生何時上來有若誠心景慕者然盖曹是南冥之孫而鄭之門客也有一武人目覩而爲余言之矣

嘗見吳相問曰如今尚以松江爲非乎吳曰吾輩當初甚以松江爲不好人嘗與一後生同謁成先生說松江爲人之不好先生作色厲聲曰君輩不知松江而妄加詆斥吾甚以爲未便也雖以君之爲人近聞君之儕輩甚愛之況松江雖有些些可議終是何等人

耶且松江吾之所親友也君輩以我爲師則師之所友如是詆斥可乎於吾處而君輩略無所顧似無忌憚矣吾自是皇恐汗出頓改前見不敢復有所論云矣然觀其意思則似猶有未盡改處矣

問柳相關西失路事如何先生曰未曾聞知願得其詳余歷舉所聞於沙溪先生者至鼇城謂五峰云云先生曰此必非鼇城說鼇城嘗數逅世名相惟以柳相爲冣或曰其隱微處多可疑鼇城曰雖有些少可疑然其規模成就處諸人未有能及者鼇城若見此事則所論必不如此

先輩多言殺王氏事非我朝之福因言宋太祖儘是

仁義人嘗見一小說宋祖立一碑於廟中名曰誓碑
蒙以黃袱封識甚密遺命曰嗣君初立獨與不識字
一宦入廟親自開見還爲封識其所刻有三條一柴
氏雖謀逆必宥之一不殺諫臣大臣一不記盖以宋
之天下本是柴家舊物故遺教如此非忠厚之至烏
能及此以故終宋之世忠義之士輩出後世莫及矣
此碑至汴京破後人始見之
先生曰近世曆法恐差盖近者三四月甚冷十月猶
有暖氣對曰曆家立歲差法而未能的知一歲所差
分數槩以爲七十年過一度則豈無差訛哉然愚意
竊以爲方今北氣方盛且聞術家言今日正當亥世

故寒氣常多草木不長耳先生曰書所謂庶草蕃蕪易所謂草木蕃皆是治世之徵驗今日之反此宜矣因曰以元會運世推之則今日正在何時對曰宋儒言以一歲言之則今當五月五日云然則今日與宋時同是午會而只是運與世不同矣然雖是午會而堯得陽之中數則今日是陰生午中之後而漸向未矣然則夷狄盛而陰氣多者恐是自然之理也曰自古亂多而治少君子少而不肖多以易畫言陽一而陰二是理勢之自然豈惟今日也

先生曰南漢形勢國亡君死之外更無他道理不得辦此則只如今日而已今日之事只有扶持一線正

論使不至於全然泯滅則天理人心庶有復明之日
耳
余爲見舍姊於長湍辭退而往返則先生新有議政
之 命見謂勢將入謝而歸對曰妄意不必動也先
生曰只謝 恩命而已非有他意也且聞 教旨及
諭旨不書彼人年號云 朝廷猶待以丁丑以前人
也雖肅謝後辭免文字亦將用此例以伸區區之志
也
先生曰所謂無極而太極者何謂也對曰聞之師所
謂無極者謂此理無聲無臭也所謂太極者謂雖無
聲臭而實有至極之妙也所謂無極者與老子所謂

無極不同老子之意則以爲無窮而又以爲太極之上復有無極也宋史濂溪傳語正亦如此故朱子切欲刊正國史矣先生點頭曰然矣先生又曰太極生陰陽則太極與陰陽自是二物矣對曰自太極而言則有理而後有氣故曰太極生陰陽自陰陽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中故曰陰陽各具一太極也先儒於此處發明甚多其曰理自理氣自氣者分太極與陰陽而言者也其曰器亦道道亦器者合太極陰陽而言者也惟觀其所見如何耳先生曰說得灑然常欲質於知者而未能矣今日之事幸甚云云愚蒙竊仰先生老而好學不耻下問之盛德也

問文山於胡元將以黃冠野服備顧問其義如何先生曰此假託以拒僞官之意豈眞欲如是耶曰箕子自靖之言則曰我罔爲臣僕而卒乃爲武王陳洪範豈以論說道理與爲臣僕有異故耶曰箕子所陳者乃天理人倫之大體而自天錫禹以傳于箕子非己之所得而私者安得不爲武王陳之哉且武王問道于箕子則是武王以賓師待箕子豈曰臣僕云乎文山則有不然者胡元以恃逆猾夏殄滅正統則已非武王順天應人之擧而於文山爲不共戴天之讐也雖身無官位而若備顧問於其左右則是忘其不共天之讐也文山之心豈肯安於此哉故愚以爲文山

之言非實情也特假託以爲辭官之計耳
時延之日侍傍側先生曰吾孫有壽興壽恒皆從其
父唯此孫則吾以爲耳目故不能暫離也

聯珠集附録

青湖李公二相

余於　孝廟朝與公相爲周旋情義甚深及　孝廟
賓天隕痛特甚每相對涕泣淚不勝抆余旣歸山裏
寄余一絶曰白日西郊　彩仗還中原消息泣　龍
顔忠臣烈士崩心慟應在窮山絶海間盖於其時
顯廟出迎虜使虜使傳言　永曆皇帝遇害故公不
勝悲憤以此見志士林傳誦焉

東里李公殷相

余於中年始與公遊公愛余殊甚焉余嘗用朱先生阜陵韻以挽　孝宗大王矣後公爲誦其中間數句云宇宙懷深耻風塵有暗傷麋心安野草鳳詔帶天香仍曰如宇宙懷深耻一句公亦不能復作也余笑謂曰此雖小藝公何阻人之進也共一笑而罷厥後日覺摧頹終不能覔句然後始知公之鑑識也

東菴李公有相

余於遷　陵時承　命上來改訂　誌文見公已病而猶盡心供職余心服公服勤至死之忠也未幾訃至山裏至今痛惜不能已

靜觀李公端相

余與公晩相爲知己友往復論辨殆無所遺嘗論物格知至之說脗合於栗谷先生余深服其識明而理精意謂長時切磋開發於蒙陋者多矣奄忽先我而逝痛惜之餘益歎吾道之益孤也

九菴先生文集卷之一百五十五

傳

三學士傳

掌令洪翼漢

洪翼漢南陽人字伯升自少聰明秀發孝友忠信每讀史見死節義者則必色動而心慕焉光海辛酉中謁聖科時非權勢家子弟則不得與選主試者竟拔去公亦夷然也 仁廟甲子 上幸公州設庭試公爲壯元例受典籍以監察充 奏請使書狀請當宁誥命冕服主事者沮遏事幾不諧竟得準請而歸實公周旋之力也臺諫以微事論削一行人官職

上以其涉海竣事悉 命還叙公由是由侍從出爲
高靈縣監丁卯姜弘立導虜犯境公領縣兵晨夜赴
亂則 朝廷已與虜講和虜撤歸因留弘立于我矣
公爲正言請治弘立降虜反噬之罪丙子春拜掌令
時虜遣使來議僭號事公上疏其略曰臣日接義州
府尹李浚狀啓卽金汗稱帝事也浚能以天無二日
等語攘却之臣不覺曲踊巨躍者三百而益知我
朝禮義名分炳炳不昧猶使操弓武夫能知自守而
抗厲不撓若是凜凜況於 聖上廟堂諸臣豈下於
一武弁哉臣自墮地之初只聞有 大明天子耳今
此虜言奚爲而至哉向者賊臣引寇猝至 乘輿播

越乞和爲好雖出於不得已而苟於其時先臯弘立
之首使我堂堂大義昭揭如日星則戎狄雖豺狼豈
無感聳欽艷我禮義之爲美乎計不出此惟以得弘
立爲幸而倚以爲安危之機彼其欲左袒我臣妾我
者實由是耳臣自聞僭帝之說膽欲裂而氣欲短寧
爲魯連之死而不忍使其言汚耳也我國雖僻在海
隅素以禮義聞於天下天下稱之以小中華而　列
聖相承世修藩職事大一心恪且勤矣今以奉虜偸
安縱得晷刻之淹其於　祖宗何天下後世何且聞
胡差所帶者半是新附之西㺚夫西㺚之於我旣無
交聘之禮則奚有儐接之道拒而不受可也而入境

有曰訖無廟堂之一言臣未知其處廟堂者何人也旣已恬嬉於平昔而今此朝夕禍迫之日猶且晏然不動其視　君父之受侮不翅吳越人之尋常然則虜人之侮我實是廟堂之所召也嗚呼事已急矣凡有血氣者莫不扼腕顫膽而元戎閑坐於　山陵聖明淵默而深居寂無一事之規畫臣不識其所以然也臣竊觀虜人之意不過矜張誇耀迫脅强驅耳渠苟欲稱天子莅大位惟當自帝其國號令其俗何必稟問於我哉所以渝盟開釁嚇藉我口者將以稱於天下曰朝鮮尊我爲天子矣　殿下何面目立於天下乎臣請亟執其使責其背約僭號而戮之以明

示禮義之大鄰國之道然後函其首並其書奏聞于
皇朝則義益伸而氣益張矣如其不然以臣言爲妄
則請先斬臣頭以謝虜人爲臣忍使　君父受辱而
苟生哉噫臣雖孱弱猶思乘一障而隕身於虜鋒矣
環東土數千里寧無一人義士哉卽今兩西人民懲
創往日而切齒腐心矢不與此賊俱生是誠激義鼓
勇因風吹火之秋也可强可弱者在於斯其存其亡
者在於斯惟　殿下速下哀痛之教徵召八方之士
躬御六纛面諭大義其爲　殿下之臣子者孰不踴
躍後先爭效死綏之忠哉　上批曰深嘉爾爲國之
誠斬使事似爲太早徐觀所爲而處之未晚也時大

學生亦上疏請斬虜使虜使懼而遁去中外洶洶崔完城鳴吉力主和議議遣小譯以探虜情其實欲更通和也公又以大義面斥鳴吉鳴吉深銜之（一本無鳴吉深銜之五字）十二月十三日虜警猝至時平壤缺庶尹鳴吉謂體察使金瑬曰斥和以致虜者洪翼漢也今西路之任捨此其誰遂除授促行人多來吊而公略無幾微色曰殉國死敵素心也聞者嗟嘆十四日肅謝促發則虜騎已迫西郊矣遂奉母夫人安泊于江華之摩尼山由喬桐西走任所穿過賊屯二十餘日始達平壤之實山城則城中聞元帥金自點敗人心洶洶一時潰散公遂發文招集日日於冦深之初本府以

空官衆無所統徧被兵火至於將官衙兵同時離散實非背公形勢固然矣予遺殘民顛沛何處撫念至此愍惻何極今則當職來莅本府其各率父母妻子劃卽來赴務相完聚且聞帥府軍兵逃散還家云身旣犯律決難容貸惟改心易慮以圖自新或覘賊形勢或躡後追擊或乘夜斫營或折馘執俘期樹將來之績永贖已往之罪我言不誣其各勉旃於是人心稍振士氣思奮爭相還集公悉心籌策夜以繼日守備之具略備卒得保其城賊初　上將幸江都自南門回駕入南漢山城圍急賊要斥和臣以甘心鳴吉遂與（一本無鳴吉遂與四字）廟堂議以公及尹公集吳公達濟

應副語在尹吳二公傳丁丑二月十二日夜平安都
事田闢以有旨指揮令龍山縣令邊大中執公于平
壤豆里島縛送賊酋營時公未及食乞解縛食食而
大中不許殷山縣監李舜民來見慰之公謂曰 國
事至此螻蟻孱命不足論也但我豈是畏死者況君
命其敢逃乎而東縛至此乎舜民勉諭大中趣緩其
縛而進食夜二更渡江而西晨夜疾行五日到義州
府尹林慶業迎公入坐或云出逆公於一舍外曰明公此行眞
男子事也生旣能扶大義死可以光竹帛復何所恨
公曰由我一疏禍敗此極死不足贖尚論其餘但願
亟往無使 君命稽滯也慶業問公行資有無辦治

甚具（或云且解其裘以衣之）遂使彌串僉使張超押送之至通遠堡有胡四人來問繫來之由具道其故胡曰我是汗之家人也仍解槖出食物以饋之曰遠來想必飢乏公有何罪到瀋陽汗必放還矣二十五日始到瀋陽公於道上目擊我人俘虜縲屬不勝悲憤及見槖駞背上載我國 御寶不覺痛泣焉既至華人之胡服者爭來堵立莫不嗟歎曰眞忠臣也若使 大明皇帝知之寧不聳動男兒至此死亦有光迭相來慰二十八日汗使囚公于別館令其博士官來設宴厨人亦盛設朝夕之具以進曰皇帝所賜不可不食公曰吾只有一死而已此豈可食乎皆終始不受胡將

龍骨打至所館使舌人傳言曰汝何故入來公曰吾以斥和首倡被執而來龍胡曰汝國朝官甚多斥和者豈獨汝一人乎公笑曰吾豈畏死而諉他人者哉龍胡再三詰之曰汝外必有他人勿諱直告也公曰去年春汝之使我國也請斬汝頭者獨吾一人龍胡亦笑而去三月初五日公聞汗盛陳兵威將引以入公方食顔色自若盡食如常顧謂從行蒼頭曰汗必將屈辱我我則不屈今日我必死矣俄而列卒傳呼甚急焉至門外則繫公兩手而督迫之公步履愈益安舒蒼頭恐其激怒亦從傍促之公笑曰男兒到此當從容就死豈可蒼黃失措乎及至庭下屹然特立

羣胡皆起立聳觀汗使解其縛謂曰汝何不跪而倨
傲若是公曰此膝豈可屈於汝乎汗曰汝何先背盟
約而斥和使兩國成釁乎公曰汝與我國旣約爲兄
弟而反欲稱帝臣我背約之失其在汝乎其在我乎
汗辭塞良久曰汝旣首斥和約則其志必欲殲滅我
類矣大軍之出何不迎擊反爲我所擒乎公曰我之
所執者只大義而已成敗存亡不須論也若使我國
臣民一如我志則爾國之亡已無日矣卽解衣投地
祼裎而言曰聞爾國刑殺必以臠爲云何不速行臠
爲乎仍索筆書紙曰　大明朝鮮國纍臣洪翼漢斥
和事意歷歷可陳而語音不相慣曉當以文墨控白

焉夫四海之内皆可爲兄弟而天下無兩父之子矣
朝鮮本以禮義相尚諫臣惟以直截爲風故上年春
適受言責之任聞爾國將渝盟稱帝心以爲若果渝
盟則是悖兄弟也若果稱帝則是二天子也門庭之
內寧有悖兄弟哉覆載之間寧有二天子哉況爾國
之於朝鮮新有交鄰之約而先背之　大明之於朝
鮮舊有字小之恩而深結之則忘深結之大恩守先
背之空約於理甚不近於事甚不當故首建此議欲
守禮義者是臣職耳豈有他哉但臣子分義當盡忠
孝而已上有　君親俱不得扶護而安全之今　王
世子大君皆爲俘老母存沒亦不知良由一疏之浪

陳以致家國之禍敗揆諸忠孝之道掃地蔑蔑矣自究乃罪可殺罔赦雖萬被誅戮實所甘心血一釁鼓魂去飛天歸遊故國快哉快哉此外更無所言惟願速死速死汗使漢人譯而聽之顧謂左右曰難矣哉此人也仍出公斥和疏以示曰吾豈不可爲皇帝耶公曰汝乃　天朝叛賊寧可爲皇帝也汗大怒遂令二胡挾執兩腋而去二胡乃其國刑殺人者執公蒼頭拘之別所其後只以鞍馬衣衾之物付譯人金汝亮並其蒼頭還之盖公抗虜之書卽張超所傳而來者公之蒼頭被拘以前終始隨公目擊而歸言之亦以公日記而來華人之慕公義者多爲我人說其事

如此云初江都之敗公長子睟元奉公夫人及公
繼室許氏自摩尼山轉向喬桐纔到浦口虜騎猝追
許氏被執拒賊不辱鋒刃亂下睟元輒以身翼蔽之
睟元旣死而許氏自投水睟元妻李氏亦自刎於睟
元傍實丁丑正月二十五日也前一日公次子睟寅
已遇賊死於摩尼山矣惟大夫人與公二女以老穉
得免焉然公皆不及知行到宣川寄二子書眷眷於
家屬之存没又戒之曰汝等勿以我爲念惟侍老親
與汝毋終自保護無絶先祀朝廷月給大夫人廩料
終其身並及其二女　孝考初特命録用其子孫復
贈公承旨始公之死　昭顯世子命以尺帛招䰟而

送之公竟無子繼後子應元以公衣履葬于平澤縣西鯨井里先兆許氏祔焉傍近章甫建祠墓下而俎豆之公性至孝喪考血泣三年事母務悅其心飮酒能多而以母之不悅也在親側未嘗酡顔焉公爲文淸健警敏氣格奇逸其一言一句罔非忠義之所發也平生著述甚多而盡失於江都之變繫瀋陽適値三月三日有詩曰陽坡細草拆新胎孤鳥樊籠意轉哀荆俗踏青心外事錦城浮白夢中來風翻夜石陰山動雪入春澌月窟開飢渴僅能聊縷命百年今日淚盈腮士林皆傳誦流涕公生于 萬曆丙戌十一月二十二日死時年五十二

校理尹集修撰吴達濟

尹集南原人字成伯生於 萬曆丙午生十三歲其考衡甲没伯兄㮣教以文行篤至不懈 天啓丁卯中生員辛未擢文科隷槐院移侍講院爲說書又有史局薦未入而陞司書憂吉拜司諫院正言棨時爲天曹郎兄弟相戒曰吾等無以逾人而俱玷清班此甚可懼者也尋爲弘文館修撰校理歷獻納吏曹郎以成均直講試士于嶺南時丙子九月也未及復命路拜獻納冬復爲校理時和議復行崔鳴吉實主其事惡正人齟齬其間不欲其謀議宣洩奏事時請去承旨史官公聞之憤惋上疏其略曰近有一種邪佞

恠慝之言上蔽 天聽下絶人望將使天地𦖾塞義
理斁絶國不得爲國人不得爲人夫和議之亡人國
家覆人宗祊匪今斯今而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
天朝之於我國乃父母也奴賊之於我國卽父母之
仇讐也爲人臣子者其可與父母之仇讐約爲兄弟
而置父母於相忘之域恬然不以爲耻乎而況壬辰
之事秋毫皆 帝力其在我國食息難忘而頃者虜
逼京師震汚 皇陵驚心痛骨慘不忍聞寧以國斃
義不可苟全而顧兵弱力微雖未能悉賦從征亦何
忍更以和議倡之於此時乎往日 聖明赫然奮發
據義斥絶布告中外轉奏 天朝環東土數千里庶

免其被髮左衽矣不圖玆者奬勑纔降邪議旋發人
心之憤當復如何又況承旨侍臣亦可屏去云者嘻
噫亦太甚矣謀國非附耳之言君臣無密語之義所
言所答如其義也雖使千萬人參聽亦何傷乎如非
義也屋漏猶愧天可欺乎今內而朝廷外而民庶皆
欲食其肉　殿下深居九重獨未之知耳吳達濟之
疏實出於公論而旋被　嚴譴雷霆之下莫不摧折
至如李敏求以秩高諫長不恤公論朦朧引避遽停
前啓其他新進後輩依阿淟涊無足怪也鳴吉劉子
許多張皇熒惑　天聽遂擧朱胡兩賢及我國多少
名賢指爲主和以資口實且以頃日之斥絕指爲

聖上之過至以勿憚改爲言繼之曰生靈塗炭 宗
社不血食言辭變幻震搖 聖心夫外挾强寇之勢
以內劫其主是可忍耶且臺論雖發一邊遣書未爲
不可云者何其不有朝廷不有臺閣至於此極也是
言亦足以亡 殿下之國而 殿下非惟不能正其
罪乃反用其言合啓方張而 國書已渡江嗚呼
國家之置臺諫亦奚用哉僚見謂曰此言實太過可
行刪削公不肯曰國將亡矣何可言遜職分所在身
謀可捐疏上 上竟留中不下十二月扈 駕入南
漢城 上亟定城守計公在 行闕下慷慨倡言曰
天意奮發國事庶有望乎遂退與同志條上急務首

言自古戰守之計所以掣肘而沮敗者和議爲之祟也今幸 聖志堅定或有更起和議者請梟示軍中以一衆志其餘皆申嚴師律激勸軍情收拾粮餉整頓器械等事也二十日公面對曰臣督戰北城北城士卒皆願出戰而論議矛盾臣言於體府而亦不見聽此只在 聖斷而已再昨之戰臣詳知士氣百倍萬無不勝之理賊騎雖突出如飛而一聞砲聲則回走不暇矣公聞羣議欲以 儲君送虜陣自城上趍詣 闕下要鄭公蘊欲同入對極言之辭氣慷慨涕泗交下時輿情齊憤其議挫縮故遂不求對然公意猶憤憤不已以爲凡事不絕根柢則必至滋蔓而不

可爲也今鳴吉尚在廊廟終必復起邪議至於亡國
而後已遂邀三司多官齊會 闕下公曰今日之義
必先斥去主和之人諸人皆相顧默然大司諫朴潢
曰彼正如孤雛腐鼠彈論不難然此非今日之急務
追後論之未晩也於是諸人靡然從之公力爭不能
得乃指斥三司頗深切流輩亦多不悅者公又上疏
曰當此孤城危迫之日非以講和退敵爲不可蓋自
我乞哀則虜益輕我和終不可成也惟一意戰守示
我可以有爲然後和可議也丁丑元日又議送牛酒
于虜公又上疏曰廟議欲送一使名之以歲饋假之
以偵探上欺 聖聰下瞞羣情城下之盟北轅之羞

僅一間爾言之至此痛哭痛哭今聞勤　王之師齊到近地中外合勢決一死戰則三軍氣必倍矣願一意戰守焉廟堂竟送牛酒虜不受且言汗率大軍出來廟議因欲遣使問其行到何處仍以起居安否公又上疏極言其不可不報時城圍已急　國書將用某字公遂獨對力攻主和之臣請加重律且言三司忘　君負國循默係違之罪自是人皆側目指爲浮薄好名之人必欲危中之及虜書來辭極悖慢公又入對曰今致凶書皆鳴吉之罪也而昨見其答書則非和也乃降也爲臣子而忍製此書乎因悉暴其奸狀初七日聞南陽府陷敗之報其府使卽公兄廉也

公乞遞職　上許之已而遂與吳公達濟被執同死於瀋陽公禀質清介性氣直截聰明絕人過眼輒記自少居家必以孝友爲先親有疾病色憂以處居憂三年誠禮備盡兄弟三人同居一室勉以學業不事生產雖衣弊食麤而不以爲耻三登臺閣言責自任四入　經幄至誠匡順其所養甚正而所守甚確卒能成就大節可謂不世出之君子矣其臨死與虜辨析者最明白抗厲而質館宰臣素與公平日不相能故其所傳說多不以實其後宰臣歸語所親曰吾與虜交歡豈本心哉欲爲公家彌縫凡百而尹某不識吾心見而責之曰今日事雖出於不得已已甚羞耻

矣又何忍深結至此哉仍加我以不忍聞之說此由
宿嫌而然爾然彼人稠廣中耻我以無益之說自觸
其怒可謂不思之甚者公有遺書及記行一冊在衣
帶間臨死被虜人搜去故不得傳公配金氏淸陰先
生從女也生子以宣以徵朝廷録用而月廩焉後金
氏褎特 命庀葬異數也

吳達濟字季輝海州人年十九中丁卯司馬二十六
文科壯元由成均典籍歷兵曹佐郎侍講院司書司
諫院正言司憲府持平弘文館修撰校理丙子五月
爲副校理時金虜僭號朝廷斥責而復欲通使語在
洪學士傳公上疏曰臺閣者公論之所在也公論一

發則雖以人主之尊不能脅持大臣之重不能沮遏之
況以執拗逢君之一憸臣而敢與公論相爭乎頃者
崔鳴吉以遣使通虜之意發於朝廷絕和之後其議
論之邪遁固已可惡而第以財擇取舍之柄在於
君上故朝廷置而不論矣厥後臺諫以廟謨爲非爭
相引避議論甚峻玉堂亦據義論辨是三司之公論
旣已發矣而鳴吉恃 上意之所在不念 國家之
事勢乃於登對之日敢陳誑嚇之說上以惑亂 天
聽下以威制公議至以臺論雖發一邊遣使爲言自
古安有以不恤臺論率意直行之術導其君上者乎
及至玉堂面斥羣議爭辨則所當縮伏愧懼以俟物

議之所定而猶且偃然陳劄惟恐和事之不成其縱
恣無忌之罪不可不正時虜釁已啓而朝廷擧措無
可以慰人心者公復上疏論時務八條其要則以勉
進　聖學爲本矣是冬公罷官家居及聞虜變徒步
扈　駕入南漢山城事急主議一本議作事者以公及尹
集縛詣虜營洪翼漢則自西路任所直造虜穴盖自
行朝受圍以後外則諸路勤王之師所在奔潰內則
粮儲器械皆已匱竭朝廷只以江都是　廟社元孫
所在而爲國家本根之地一日忽報陷沒朝議更無
所恃而虜請　上出城甚急衆議且將從之尹公將
入　上前碎首爭之公曰吾等不能批患折難今到

萬分地頭而主事者以爲如此然後 上躬可全雖
明知其不然更何忍沮止哉吾儕要當自靖無愧于
心而已尹公歎息而止朝廷旣與虜定約虜曰今日
兩國之釁皆由於春初斥和之臣須先執送軍前時
崔鳴吉主其事（一本無崔鳴吉主其事六字）用諸議以爲若只送
一二人則恐不能免死須倂取數十人一時出往名
曰謝過則彼必解怒於是不復白 上而直令兩銓
分付各司籍名以告且令自首盖於初受圍時虜人
責送 王世子爲質任事諸臣請於 上將許之持
議之人爭相憤罵乞斬任事者由是其議遂止而任
事者懼事定後罪及其身故欲乘此時悉去所忌之

人而惟慮　上心之終不忍也遂出入內外鼓動衆
心且令大將申景禛等慫恿士卒嚾呶　闕門露丒
以憯之朝紳爲之喪氣流涕而已二公遂踵淸陰金
公尙憲桐溪鄭公蘊自首於籌司大司諫朴潢言曰
斥和諸人不須多選尹吳二人今旣自首曷若止此
二人而已乎於是議遂决二公之將自首也吳公兄
承旨達升執手流涕曰虜之所索者春初首議之人
也汝非其人奈何如是公曰雖非首議旣攻主和之
人且主辱臣死分所甘心今日忍圖苟免乎達升不
能止丁丑正月二十八日拜辭於　行宮　上引見
曰古今天下安有此事當初爾等欲使予守正而已

今日之事予安得自由耶爾等以予爲君事至於此予何以爲懷因泣下嗚咽二公對曰主辱至此臣等常以不死爲恨今得死所矣有何憾焉 上問爾等有老親乎嗣續幾何達濟對曰臣有七十歲偏母嗣續則臣妻纔有孕矣集對曰臣只有祖母與三子俱就臣兄除任所今聞陷敗不知其生死也 上曰憐矣集曰 殿下出城之日城中軍民不無乘時叛亂之患願留 王世子鎭撫焉 上曰爾方就死地而猶念及國事爾之忠誠極可嘉也 上命賜酒曰國家倘或復延爾等之家予當顧恤爾等勿以爲念也二公亦涕泣拜謝而出達升泣言於籌司曰吾弟從

駕之日徒步而來願得一馬免踏昔研也聞者酸鼻會日暮未及出城吳公夜就館具豆屑湯水沐浴達升終夜相持以泣曰兄弟永訣只隔今宵明日何以相別又何以歸見老親與新嫂乎汝須趂此未明處置後事公曰男兒一死貴得其所若後事則處置在兄願兄勿以爲悲因削木爲小牌以佩曰我到虜陣即必見殺收屍之際以此爲驗也因就寢而睡二十九日鳴吉（一本鳴吉作李英達）押出西門諸親友皆往送于門痛哭而別滿城觀者莫不流涕而二公神色自若少無悲感之容人皆嗟歎焉（初本此下有行至一陽坡少憩鳴吉謂曰公等自有可免之道到彼彼若詰問公等宜對以此非獨吾等爲之因挙其時臺閣之人則勢不可盡殺此豈非

良謀爭二公不答即起去相謂曰彼欲借我盡殺一時名流大奸之計尤巧憯矣八十七字既至
賊將龍骨打出迎之鳴吉以二公去其巾帶而反接
之然後龍胡還入已而復出以汗言詰問曰汝等若
以我爲不足畏則大軍之來何不出戰而反竄慶若
是乎二公曰我國服事 大明今已三百年矣一國
臣民知有 大明而已爾國既僭大號則義所當絶
故我國於春初既已據義斥絶而曾未幾時復通信
使甚不可也是以我等果爭之我等所爭者惟大義
而已勝敗存亡不須論也龍胡黙然使解其縛拘置
陣中謂鳴吉曰此輩乃我之讐而今茲縛來無非公
盡心明覈之致因饋酒食賞以貂裘鳴吉歸言曰吳

尹若如我指導則可保無事而及至陣前所答相左
必是畏㤼而然聞者唾噓焉一本無自鳴吉歸言至聞者唾噓焉三十七字
復來詰問曰汝等之名非吾前日所聞者似非首倡
人矣且首倡者非但洪翼漢一人而已今若悉以實
告則汝等可免矣答曰我國既查送我等更有何人
我等只知有一死而已豈可畏死而誣引他人乎龍
胡復再三誘慉曰今不熟計後雖欲悔之其可得乎
二公曰死非吾所畏也吾戴吾頭來當斷即斷更勿
復言虜撤歸時使其一將主二公在陣後北去主者
服公等節義常加尊敬其寢食之具必自看檢終始
不懈因慰解曰到瀋陽必得生還矣初至楊花渡尹

公寄其弟柔剛伯書曰二月初三日始聞伯氏舍生之報痛哭呼天氣絶僅甦寧欲卽死而爲 國家强食而生耳此行寧有歸期上奉老親下率諸子俾免飢死皆在於君余何憂焉葬兄時切勿妄生厚庀之計稍存餘力以救百口之命可也一家得保則後豈無改葬之路耶若力盡於葬埋而老親及百口凍餒而死則亡兄之靈亦必痛恨於冥冥矣吾行盖緣清國固求去春首謀斥和之人廟堂以洪翼漢爲對而又求在城之人城中適無其人吾與吳達濟陳疏自當此乃身自爲之少無尤人之事矣男兒墮地捐身救 國家之急斯亦幸矣更何言哉只以老親臨年

竟不得更拜仰天泣血而已尹公謂吳公曰我備嘗
窘辱而死於虜地曷若死於我境耶吳公曰不可人
生斯世固有一死死得其所明我節義豈非樂事何
必效匹夫之諒乎到信川虜留十餘日吳公裁家書
藏諸懷袖行至大同江邊宿一村家遂潛以付家主
老翁又書絕句於壁上虜人邀漢人來見謂無他語
遂去其老翁待虜去以其書封呈于平安監司監司
送于政院以傳于家有一簡二首詩乃上母夫人者
也又有簡與詩各二寄兄及妻者也其壁上詩則竟
不傳其上母夫人詩曰風塵南北各浮萍誰謂相分
有此行別日兩兒同拜母來時一子獨趨庭絕裾已

負三遷教泣線空悲寸草情關塞道脩西景暮此生
何路更歸寧孤臣義正心無作　聖主恩深死亦輕
最是此生無限痛北堂虛負倚門情其寄兄與妻曰
南漢當年就死身楚囚猶作未歸臣西來幾灑思兄
淚東望遙憐憶弟人魂逐塞鴻悲隻影夢驚池草惜
殘春想當綵服趍庭日忍作何辭慰老親琴瑟恩情
重相逢未二朞今成萬里別虛負百年期地濶書難
寄山長夢亦遲吾生未可卜須護腹中兒聞者莫不
流涕四月十五日到瀋陽虜置二公於其所謂禮部
衙門一小屋鎖直甚嚴十九日早朝龍胡坐于其所
謂戶部招二公去龍胡傳汗語曰汝等雖曰斥和似

非首倡不須殺汝等汝等率妻子來居此地答曰此決不可從須速殺我龍胡反覆開說且㣧勸之終不屈龍胡起入二公出語所帶奴曰今日虜必殺我矣奴驚泣曰何不姑從其言遽挑其怒自速大禍乎二公笑曰屈身之辱反甚於死此非汝等所知也尹公且謂其奴曰虜問及吾家屬者無乃欲禍及百口耶吾已答以亂後不知死生虜若更以問汝等汝等亦若吾所對也二公遂相與言笑自若其食時進食如常且相謂吾等若從彼言則終爲左衽之人是何忍乎有頃龍胡復出引入二公而又執從行奴三人拘置墻頭時我國宰臣及侍講院官被龍胡招與叅坐

龍胡復厲聲迫愶二公亦抗言拒斥者五六次宰臣等亦再三勸諭而終不聽龍胡知其終不降遂使從胡縋縛甚急而引出二公猶回顧奮罵遂驅去城西門外卽虜人刑殺處也宰臣等旣出相顧言曰眞萬古難回之人也五月二十四日質館宰臣南以雄朴簷朴潢等成貼書狀曰去四月十九日龍將等招臣等三人及兼輔德臣李命雄坐定引出尹集吳達濟於前傳言曰此人等罪宜死而特以人命之重欲爲全活許令率妻孥入來仍居此處則尹集以爲妻子亂後不知存沒吳達濟則以爲至今忍死到此者萬一生還復見吾君與老母若果如此則生不如死渠

等不念全活之恩抗言如是今不可復貸矣臣等答
以此人等俱以年少只切君親之念妄發如此若終
始曲全則豈非千載美事再三懇諭而終不得免六
月六日其書狀至　上教于政院曰二臣事極爲惨
惻宜月廩其家二公死時鄭弼善雷卿在質舘使舌
人懇令收屍虜竟不許吳公寬厚忠信端方正直平
居恂恂似不能言及論國家利病政令得失辭氣激
昂無所回避聞者縮頸性至孝友愛彌篤平生言行
無一不本於此故對之者不覺其孝悌之心油然而
生也嘗贅在南氏家日往省大夫人南氏家或闕騎
率則徒歩穿過市里雖風雨不廢常謂其婦兄南一

星曰凡人死生之際多喪其所守者利害刧之也然以余觀於古今擇利者不必生處害者不必死昔唐武曌之立也褚遂良直言曌經事先帝其勢難免於簾下之撲殺而猶以愛州刺史終長孫無忌頗有依違之意且有元舅之親定策之勲而終不免赤族之禍以此言之人當爲其所當爲而已又可較其利害而有所前却哉此聖人所以有從吾所好之訓也其伯父楸灘相公允謙受業於栗谷牛溪兩先生之門公又學於楸灘其淵源之深遠有如此者故其所樹立如此雖其氣質之異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始娶其氏無子再娶縣令南烒女僅踰一年而遺亂北

去人猶幸其有遺腹矣及期生女而又夭人皆以爲
天道無知也　孝考朝筵臣金始振啓曰洪翼漢尹
集吳達濟三人節義宜有褒贈以樹風聲而當初則
迫於疑懼矣今歲月浸久保無他虞矣　上即命施
行於是贈洪翼漢都承旨尹集副提學吳達濟左承
旨　上又嘗曰尹集與其祖及兄兩世三人俱死於
節豈不貴乎集弟進士棐亦以孝行著於世丁丑後
遂廢舉業飭身力學不幸早死士友咸惜之或言庚
辰朝家以討密通　皇朝虜人覺之執崔鳴吉以去
鳴吉有詩曰我雖不殺三學士中夜思之心自驚天
道由來好回換白頭今日又西行崔若於此時見殺

則庶可少贖其罪而竟至無恙豈天意於彼此之間要有所抑揚者耶一本西行下作此亦可見其實狀云而無自崔若至者耶三十四字

謹按春秋之義列國之臣尊向京師自稱陪臣盖分定也天經地義民彝之大者有違則禽獸也我 太祖立國 高皇帝命爲朝鮮以爲東藩 本朝世守侯度誠心恪謹 太宗朝 皇帝嘗曰朝鮮國王愛我哉及至壬辰倭變 宗社爲墟 神宗皇帝舉天下兵力以存之則凡此東偏草木昆虫無非 帝德攸洎也丁丑事迫於不得已然萬折必東之心則未嘗已也而至我 孝宗大王則 聖志尤卓然如日月之皎然矣彼三臣者能以死明其心天經地義民

彝賴而不墜而 孝考崇報之典更無遺憾豈不盛
哉或者謂今日無地可讀春秋蓋不知有三學士也
今 上戊申嘗 御熙政堂問三臣事於筵臣吏曹
叅判閔鼎重具本末以對左議政許積以爲喜事釣
名之人鼎重曰其時虜人敢讐 天朝始建僞號則
彼三臣者安得不痛斥乎 上曰事係 天朝大義
當如是況終能殺身踐言不可謂釣名也大哉此眞
聖人之言也 上又曰其時洪太始謂三臣如何建
祠以祀則何如領議政鄭太和曰恐煩聽聞也鼎重
曰若建自士林則不可禁也 上然之又有進士李
重明者上疏乞立 神宗皇帝廟 上下其事朝議

不一故卒不行然 上意則以爲是故郎官其人愚
嘗謂此議早晩有成我 孝考當配侑而彼三臣者
亦宜從享 廟庭也又按尹學士祖父龍陽公暹其
兄府使公樑俱殉節死洪學士婦與二子及子婦俱
遇虜不辱潔己而死尹之義有所受而洪之義有所
授豈非我 列聖及 皇上培養之致哉同時如金
清陰鄭桐溪諸公亦同有春秋大義哉
黃參知一皓亦見殺於虜其子璡年甚少常血泣號
天嘗以洪公遺跡示余請爲序盖以其父之禍大略
相類也未幾黃生奄忽而逝余哽愴之心愈久而不
能已也今清州牧使南公九萬來謂余曰吳學士乃

吾姑夫也吾先君嘗裒集其事實爲一通欲請於作者以立傳今吾姑惸然含恤祈見此事之成故並以三公事爲託旋聞南公姑下世余前後孤人之意深矣是將爲没身之恨矣亟取筆書之而名曰三學士傳死者有知將不恨其早晚之有間也嗚呼讀此而無涕者眞所謂無人心者也然春秋之義爲今所諱言者久矣南公兩世非今世之士矣可尚也哉

又竊念我東禮義素明當時立慬之人甚多如江都則自仙源金相國以下十許人其他所在委命表著者不可勝數且如潔身不汚以守其志者如尹公宣舉諸賢事雖不同而同歸於一致皆不可遺也此不

須別立傳記只收其行狀碑誌以附於此編之後則其義該矣余老且病未暇於此有志之士尚有以成之也 崇禎辛亥七月日恩津宋時烈書

傳內始有陽坡一欵矣其後據政院日記及李箕男書札知其實狀有不然者又今兵曹判書南九萬吏曹判書李敏叙二公力言其爽實盖此傳始據三家之狀成之而此一欵實出於南公先人所撰吳學士狀而今南公之言如此盖當時事三家子弟無有目覩者意其出於傳聞則其可信似不若政院日記及李箕男目見之書札及南李二公之說故刪去之而其昔有今無之實狀不可全沒

以來後人之疑故略記之如此云　崇禎癸亥四月十三日時烈追書

林將軍慶業傳

林將軍慶業字英伯居忠州達川少以弓馬爲業大丈夫三字常不絶於口亦好讀書常慨然自歎曰吾稟天地之氣不爲物而爲人不爲婦人而爲男子惜乎生此偏邦將局束以送一生也丁卯虜變　朝廷與嫌以却其兵將軍時不甚知名奮曰　朝廷與我精砲四萬則將徃殲彼虜洗劒鴨水而歸耳　崇禎丁丑虜以我　王世子入瀋陽又執斥和人洪掌令翼漢以去將殺之沿路守宰恐懼莫敢與語將軍時

爲義州府尹出迎執手曰士大夫死得其所難矣公
名將與太山北斗爭高矣供奉甚豐又資送極厚談
笑送別絶無嗟勞語時虜酋聞將軍名必欲用之凡
擊椵島及西犯必使　朝廷爲將而送之將軍以計
誑虜虜一切墮將軍計中而不覺也至盖州海中與
天兵相遇虜使其親信者數輩同載一船以察事情
將軍亦隨機出奇方其戰時使砲兵密用土丸　天
兵發矢亦故使不及故兩軍一無所傷將軍忽使善
水者二卒佯墮水潛傳　本國忠悃於　天將之船
因通虜人機密情形一日喟然謂同志曰平生素心
正在今日盖以犯順爲至痛極冤欲投入　天朝也

或曰豈不好乎奈禍及　本朝何將軍遂歎息而止
始虜所恃以爲西犯之計者將軍也及見將軍屢戰
輙退遂爲退軍計使將軍由水路歸國盖不欲我師
涉其境也將軍曰我之思歸一日爲急豈不欲由水
路速歸但舟楫皆傷敗且無粮食不由旱路無以得
達虜將信之遂由虜地而歸旣而虜追覺其見欺之
狀又潛遣　天將之事發露虜脅我　朝執送將軍
將軍聞卽束裝杖劍就道歎曰天生男子必有所用
今乃無端就死於虜庭乎遂於中路逃躱虜聞之益
怒詰責　本朝本朝大索終不能得將軍往來江湖
間或與商賈雜作或混跡僧徒或出沒城市而人莫

能知也年月日得商賈船潛入　大明地爲天將所
任月此後事詳載其日錄甲申北京破虜人入據而
天下爲其區域將軍遂被執抗節矢死虜終不能屈
遂付　本朝使价出送身猶漢衣服而頭不剃矣時
賊臣金自點當國殺之將軍臨死大言曰天下事未
定不可殺我矣既死國人無不義而哀之尼山賊柳
濯假將軍姓名作亂曰將討虜雪耻愚民以至僧徒
一時雲集李延陽時白自請率禁兵往討已而亂民
知非將軍即解散故逆竪被擒於道臣而誅滅之
按　崇禎丙子虜人僭號遣使於我有同金虜之詔
諭江南者然蒙人亦至欲共尊爲帝館學諸生大會

闕下上疏請斬二使二使懼而逃去 朝廷奏聞
天朝傳檄軍門時掌令洪翼漢在鄉上疏曰臣聞虜
使懼誅逃去曲踊巨踼義氣百倍仍請斥主和臣不
翅如胡澹菴之於秦檜丁丑媾成虜威脅 本朝執
公以去時 國家新破無不咎洪公以斥和招兵又
畏虜不敢慰問獨林將軍深加歎賞喜其死得其所
其氣義之相感如此洪公竟與吳尹兩學士取義成
仁其爲 國家之耿光何如哉其後將軍之所成就
尤卓犖奇偉求之古今實罕其儔孔子作春秋垂法
萬世自獲麟以至于今二千年所讀此書者多矣而
能知其大義炳然者盖寡矣今將軍以海外陪臣尊

周一心始終如水雖以虜之凶暴終不能屈可謂千百年一人而已賊臣之必殺而後已及如三學士之大節天下皆聞之而許積斥以非義士獨何心哉權順長金益兼不論有官無官不忍以禮義之身甘爲犬羊之類視死如歸尤可尚矣而今有以儒爲名者乃敢斥之以無必死之義其悖理傷化抑又甚矣而世方推奬之不暇天常良彛幾何不至於盡滅也昔朱夫子生乎宋朝南渡之世邪說暴行肆行無忌蓋甚傷之也故苟有死義之人則雖山僧賤卒無不表章焉蓋衰世意也可謂戚矣今朱子之道因賊鑴而晦剝無餘將不敢憑藉其道以拒邪暴之萬一矣嗚

呼可勝寒心哉古語曰世亂思君子不改其度愚讀林將軍家傳而有感焉旣爲之立傳以告于野史之秉筆者而仍及其當時死義之士焉

砲手李士龍傳

李士龍星州人以良丁隷兵籍　崇禎戊寅淸虜西犯　皇明嚇索我賦自訓局別選精銳士龍與焉初至州默然逢點及行州牧親犒以送之酒食甚設士龍不食乃言曰聞以我等助虜攻　皇帝國我何忍食此我心已有所定矣仍自庭下直上州牧坐或偃仰或箕踞州牧任之不呵旣至錦州衛松山鋪虜與天將祖大壽對陣交戰虜愛惜我兵之技精庇在馬

鞍下以防矢石有發砲而中者則輒有重賞士龍初放砲不丸虛發虜覺之捽出擬刃於頸士龍不爲動虜釋之而曰復敢如是耶汝若放而中者卽有重賚士龍復如是虜甚怒而猶不殺至於三則虜遂亂斫以徇之俄而祖將牒知之揭示一大旗大書曰朝鮮義士李士龍虜亦義之兵罷許同仇收尸以歸歸葬星州某里其妻全節不嫁有一子曰善其時星牧乃故叅議閔公光勳也當士龍偃仰箕踞也老峯兄弟幼從傍告之曰彼漢無禮何不治之公曰是何言也聞其言我不勝愧屈矣其後老峯爲學士嘗至懷德之與龍溪舍夜坐說此事因相對流涕矣其後滄江

趙丈溱來過鎭岑之舟村余再往拜焉仍語及之趙
丈曰余亦畧聞之矣盍爲傳以記之余曰閔學士之
意亦然矣　崇禎戊申余自　溫宮隨　駕入京嘗
於筵席進曰衰世尤當崇奬節義仍及嚴興道姜孝
元及士龍事　顯廟卽命除李善職善卽爲萬戶姜
孝元則　命以內需奴二名代贖其子與孫興道命
訪其子孫而錄用之嗚呼　聖朝舉措可謂善美矣
謹按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彛好是懿德
夫士龍一賤卒也未必聞聖賢之言讀詩書之訓者
只是民彛物則得於天而根於心知　皇上之可尊
親戎虜之爲犬羊自識其向背而至於殺身而不悔

觀於此而益信大雅之訓不我欺也今夫爲士者平居讀經史談義理視士龍孝元等無異虫獸之蠢然矣及其遇事變臨利害則蒼黃恇惑去義失身靦然無耻者滔滔也其視士龍等爲如何哉吾是以表以出之實朱子表章唐衛士之遺意也嚴興道其事載野言姜孝元略見老峰所書墓石云

九菴先生文集卷一百五十六

語
[illegible]
[illegible]
卅
二十
[illegible]